

<p>參賽類別</p>	<p><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p>
<p>作品名稱</p>	<p>白蛇</p>
<p>壹、</p> <p>『慈竹——來吃蛋糕囉！』</p> <p>媽媽聶修靜愉悅的嗓音傳來，慈竹猛然一抖，被嚇個正著，因為她正在嬌嬌嚴令她止步的實驗室。方才媽媽和嬌嬌出門買點心，她豈能眼巴巴任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溜走？然而，坦白說，她失望透了。裡頭只有一排排高到天花板的書架、整潔的書桌，以及幾張做實驗用的大桌子跟好多奇形怪狀的實驗器材，一點樂子都沒有。</p> <p>『哎呀，可能是睡著了。』聶修靜捱過實驗室門口，肯定是要去走廊盡頭白仲陽的臥房。</p> <p>被發現就完了，一定會被罵得狗血淋頭！慈竹一貓腰閃身躲到實驗桌下。哎喲！撞到一個沉甸甸的箱子，好疼。她掀起蓋子，是兩個一模一樣的迷你攜帶型冰箱，靠內側的那個乘著一疊文件。這是甚麼？會是嬌嬌的藏寶箱嗎，慈竹心想。她不假思索拾起文件，欲看個究竟。然而偏偏彼時彼刻，聶修靜的腳步聲如地獄使者般再次逼近！噠、噠、噠……</p> <p>慌忙將文件放上外側的小冰箱，闔上沉重的大箱子，一切恢復原狀。慈竹悄然無聲奔出實驗室。</p> <p>『媽媽——我要吃蛋糕！』</p> <p>『妳剛剛到底躲到哪去啦？』</p> <p>『這是秘~密！』</p> <p>送走嫂嫂和姪女，白仲陽博士走入標示『非工作人員勿入』的實驗室。點亮燈火，寒光乍現。這個實驗室是她的地盤，世上僅有的、唯她命令是從的領域。絕對的溫暖，但卻也是絕對的寂寥。</p> <p>是時候了。他將是你我此生於世上僅存的子遺，我們的愛情注定是超脫生死的，自從相遇的那電光石火間。你離開，我才知道，天何其大地何其闊，卻再無一對會無私擁抱我的臂膀了。再也沒有了，除非再造。我會成功的……。白仲陽於心中祝禱著，渾身血脈噴張，心臟一下一下將胸膛重擊得發疼，然而思緒卻異常清晰。</p> <p>她步向最邊側的實驗桌，蹲下打開箱蓋，瞅著兩個小冰箱。忽然一陣惡寒油然而生，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我可以的，她再次告訴自己，一定可以的。</p> <p>捧出沒有乘著文件的冰箱，彷彿抱著傳說中的魔法重生石，她小心翼翼走入更裏間的小實驗室。</p> <p>白仲陽，多年投身於爬蟲保育及復育的轉譯醫學博士，尚不知即將踏足的路途將何去何從。彼時彼刻的執念業已焚身，無法自拔了。</p> <p>貳、</p>	

夏末的艷陽牢牢吸在天頂，毒辣的光芒鑽過層層樹葉，在延英大學的柏油路面鍍上熠熠金斑；震耳欲聾的蟬鳴在空中敲擊，激起一波波漣漪。

九月，是這座島嶼還能狂野的最末季節。金針花海漫過太麻里的山巔、文旦樹結下纍纍碩果、紅尾伯勞風塵僕僕過境恆春，島上的居民也讓熱血徹底沸騰，蜂擁至日月潭，泳渡它浪漫迷人的湖水。

生命力、青春、希望，這些斑斕多彩的詞彙似是此時每一寸土上的標誌；然而，它們似乎不曾附在延英大學裡某人的生命中。

中午下課，慈竹收拾好簡便的書包，向組員房蘊旂含糊道了聲再見便快步跑出校園，趕往台中火車站。

佇立月台邊，慈竹瞪向緊壓胸口的虛無。今天的天空澄澈地不見一片白雲，空氣也凝滯地好似要卡在肺裡，令人吸不上氣，鬱悶得難受。

島嶼東北角的空氣似乎一年到頭都摻著濕氣，連在烈日烘烤之下，在地人的鼻腔裡都能嗅到若有似無的霉味。

慈竹與父親李治靜靜佇立在聶修靜的骨灰罈前，無語凝視相片中一頭青絲如瀉、肌膚吹彈可破，被一位男人與小女孩擁抱的，幸福自笑靨洋溢而出的女人。

自母親走後，慈竹的生活墮入錯亂的迴圈。窗明几淨的家中不再有琅琅笑語，而父親的沉默填塞了母親遺留的空缺。日復一日，客廳裡的燈泡不再綻放光明，而父親的書閣、慈竹的臥房則成了永晝，燈火不滅。

生命倏忽的抽離將慈竹拉入無邊無際的黑暗。她咬牙撐著，卻盼不著黎明到來。直到褪下高中校服，她才能拔腿狂奔，奔向茫茫不可測的未來。

星期六上午，慈竹風塵僕僕回到台中，搭上回租屋處的公車。然而一路的顛簸和過多的乘客，催促她提早在青城公園站下車。聽說前陣子發生一連串毒蛇咬人事件，鬧得附近人心惶惶，整座公園連在週末都冷冷清清。

慈竹倒是一點都不害怕。小時候，媽媽曾帶她到青城公園的後山上，叔叔李炎和孀孀白仲陽共同經營的芮普爬蟲研究機構觀參觀。然而，李炎不幸早逝，之後便由白仲陽一肩挑起重擔。

想著過去種種，慈竹感到一絲不捨。昔日金碧輝煌的研究機構，在白仲陽被愛丁堡大學挖角後漸趨沒落，多年前便走入歷史了。十多年過去，今日的芮普已是幢陰森的空屋，不復當年繁華。

征服荒煙蔓草的山路，來到芮普大門口，慈竹推開一扇扇門，從一樓的辦公區，到二、三樓的一般爬蟲飼育室，再到四樓白仲陽和李炎的辦公及個人實驗室。她一面懷想著孀孀整潔的書桌，一面走向書架區的最深處。

『啊！你是誰？』

慈竹一驚，瞪著眼前坐在孀孀書桌上，穿著邋邋的男子，他緩緩將視線從書本移開。男子的面容蒼白，毫無血色，在幽暗的小實驗室裡令慈竹毛骨悚然。

然而，男子似乎沒聽見慈竹尖銳的發問，只細細端詳著她，不發一語。

『妳，』男子忽然開口，『怎麼知道這地方的？』

『我不太記得了。』慈竹瞟一眼男子，感到渾身不自在，『那麼我先失陪了。再見。』

『欸，妳，認識……白仲陽嗎？』

『你知道嬸嬸？』慈竹驚訝且疑惑道。

『嬸嬸？你們是家人？那妳知道她在哪裡嗎？該怎麼和她連絡，妳知道嗎？』男子忽然亢奮起來，睜大雙眼急切地詢問。慈竹發現他眼珠的顏色非常淡。

『等等，』慈竹頓時有些混亂，『所以說你也認識白仲陽博士？她在很久以前就去愛丁堡了，我們也斷了聯繫。』

『愛丁堡……』

『為甚麼要問她的事？我看你年紀也不大，高中生？你為甚麼要找她呢？』

『我是……』男子停頓一會兒，『是她熟悉的人。』囁嚅道。

『你真奇怪。』慈竹嘆口氣，但感覺放鬆多了。眼前的男生雖然出現得不合時宜，但簡單交談幾句後，慈竹覺得他應該只是個普通的孩子。況且，他還提到失聯多年的嬸嬸，一下勾起了慈竹的興致。『快要中午了，要不要一起下山吃飯？我叫李慈竹，在附近的延英大學讀書，你呢？』

『白惇元。』

參、

『哇，十七歲的高中生啊……，離我們好遙遠喔！』房蘊旂端著學生餐廳的肉醬義大利麵，一面側頭對慈竹笑著說道。

『對啊，而且他還一個人住在山上。』慈竹捧著海鮮粥，和蘊旂找到空位一同坐下。

『十七歲……，那時候我和朋友們一心期待要在十八歲生日喝酒慶祝！酒明明很苦，但人人搶著喝，好像可以證明甚麼似的……；但現在喝酒卻一點感覺都沒了，看到了也不想再主動伸手……。』蘊旂微微勾起嘴角，若有所思地望著前方。

『酒啊……我好久沒喝了。』慈竹已經想不起上次與酒精相遇是何時了。酒這種東西啊，就是要和人結伴喝才有興致、有意趣！但偏偏慈竹的朋友少得可憐，久而久之就滴酒不沾了。

『我想到一個點子！』蘊旂忽然一臉賊兮兮地看著慈竹，一掃方才的惆悵。

慈竹投以質疑的眼色。

『要不要和那高中生喝一杯？他應該很想偷喝，妳的話則是欠酒伴。帶他偷嚐禁果吧，如何？』蘊旂說完又一臉奸詐地咯咯竊笑，為一雙輕輕上揚的貓咪眼再添幾分邪氣。

『嘖。』慈竹翻個白眼，起身端起空碗送往回收區，『快起來，再十分鐘要上課了。』

『慈竹唷，別這麼正直嘛！』

九月的島嶼溽暑難耐，悶熱地使人夜不成眠。

在蝸居一般小巧極簡的租屋處裡，慈竹從床上爬起，耐不住滿腹紊亂的思緒。

去超商買了兩罐冰啤酒，慈竹順著無人的街道徐徐向前，乘著涼風，不知不覺就到了幾公尺外的青城公園。

在小小的鞦韆坐下，順手扳開易開罐拉環，令人微醺的香氣竄入鼻孔。真是個因為太過平靜才顯得喧囂的夜晚啊。

『妳在喝甚麼？』惇元的聲音從後方草堆裡傳來。

慈竹回頭，看見白衣裳的身影出現自暗處，徐徐走來，『啤酒。我睡不著，想出來走走。』

慈竹想起今天在學餐蘊旂說的話。算了，反正也沒什麼。

『惇元，』慈竹灌了幾口啤酒，對地上咕噥一聲，『要陪我喝酒嗎？我買了兩瓶。』

說罷，慈竹將手中只剩七分滿的鋁罐順勢塞進惇元冰涼的手中。

蒼白的身影在另一個鞦韆坐下，一口一口啜起酒來。他先是抖了一下，之後平靜地送酒精入喉。

子夜的涼風迎面拂來，輕柔地掀動兩人的髮絲，梳理他們的千頭萬緒。

『如果我不存在就好了。』惇元呢喃著，『不存在……』

『你醉了，回家吧。我送你回去。』

輕輕扶住惇元堅硬的肩膀，慈竹亦步亦趨跟著惇元遁入青城後山的黑暗之中。

說要回家，但惇元卻在鑽過樹林草叢後，領她走到早已荒廢的芮普研究機構。

『你還好嗎？怎麼走來這？』慈竹扭頭詢問，卻意外看見幽暗中惇元皺緊眉頭，痛苦難耐的神情。

『是不是反胃了？來，先坐下。』慈竹匆忙將惇元扶到距離最近的接待沙發，旋即蹲下掏背包中的紙巾。

『嗯？甚麼東西？』

剛剛好像有一道閃光掠過眼角？『惇元，等我一——』

然而，說時遲那時快，當慈竹抬頭，霎時知道那道閃光是甚麼。

一條又粗又肥的白蛇尾巴在慈竹腳邊蠕動、翻滾，在一片漆黑中溢出幽幽白光。鱗片無瑕的銀亮色澤令人屏息，連月亮都該自嘆不如；但同時也讓人看了不禁發寒，渾身血液凝固。

『惇元……，現在地上有一條很大的蛇，非常大，但別擔心，我們靜靜待著就好，牠會離開的。惇元——』慈竹嚥一口唾沫，緩緩將視線挪開，小心翼翼移向上方的惇元。

她驚呆了，呆若木雞。眼前的景象讓她懷疑自己是酒喝多了，看見幻覺了。

倚在接待沙發上的，「不完全」是蒼白沉默的白惇元，取而代之的，是一條異常巨大的銀白色蛇身，抽搐、蜷曲，微微顫抖著。美麗懾人的白色鱗片無窮無盡，一路延伸，漸漸蔓延到屬於人類的光滑肌膚。

在蛇身之上，是逐漸生長出鱗片的人類腹部，還有面目猙獰、大力喘氣的白惇元。

汗珠佈滿惇元陶瓷般淨白的面龐，他非常淺但急促地呼吸，口中吐出煎熬難耐的喘

息，同時夾雜怪異的、慈竹不曾在人類身上聽過的細小窸窣聲。

不過幾秒時間，還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的白惇元業已消失無蹤，轉變為一尾巨大如柱子的白蛇，一身鱗片若流水般滑順地舞動，在陳舊的沙發上扭曲，幻化千奇百怪的姿態，耀出幽美的銀色光芒，映在慈竹縮小的瞳孔裡。

慈竹跌落在地。太震驚了，這到底是甚麼？是我喝醉了吧？一定是吧？惇元，惇元他怎麼可能會變成蛇？蛇怎麼可能跟樹幹一樣粗？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念念有詞，慈竹全身顫抖著緩緩滑入無窮無盡的黑暗中。

肆、

光芒鑽過眼皮子，搔弄眼珠，叫醒意識混沌的李慈竹。

慢慢睜開眼睛，慈竹發現自己仰躺著，眼前是一面大窗子，五顏六色的晚霞穿透玻璃，絢爛得目不暇給。

這是哪裡？昨晚睡不著，好像去青城公園喝了些酒……遇到惇元，他喝醉了……我要送他回家……

『啊！』巨大的橡皮筋在慈竹腦中轟然炸開，點醒昨夜所有回憶。

慈竹大驚，猛一翻身，竟空咚一聲跌落在地。原來她一直橫躺在沙發上。滾動痠疼的身軀，慈竹撐起上半身環顧整個空間。這裡是芮普一樓的接待室，昨晚和惇元一起來的地方。但現在已暮色蒼蒼，房間裡了無聲息。

扶著牆步出接待室，舉步維艱走上四樓，慈竹終於在白仲陽的小實驗室裡看見人影。單薄的身子趴在窗台上，白惇元似一座大理石雕像，眺望著遠方腥紅的山巔。

『說吧，昨天是怎麼回事？』慈竹靠在牆角，屏住氣息，渾身顫抖地發問。

他一動也不動，只背著慈竹回話。

『妳已經看到了呀。我，』惇元沉默半晌，嚥下唾沫浸潤沙啞的喉嚨，『並不是人類。』

『你是……蛇妖？』

『嗯。但不是傳說裡那種修練成精的千年大蛇；我只是……在這間實驗室裡不小心被製造出來的怪物。』

『是孀孀嗎？讓你誕生的人？』粗估一下年齡，慈竹這樣覺得。

『不是故意的。她想破了頭仍不懂為何做出的孩子會是半人半獸。媽媽……，是無辜的；但我也沒有錯，不需要為了無法選擇的誕生而放棄生命。』

『「媽媽」？』慈竹像要看穿似的，從頭到腳細細打量惇元。

『她很思念李炎博士。他去世兩年後，媽媽培育出他的配子和自己的卵子結合——要建造跨越生死的橋樑。雖然過程步步為營，但還是出了意外：在培養槽中被悉心照護的胎兒，被喚醒後竟是不被期待的蛇妖。照理講，我應該是李炎博士和媽媽的孩子。但我卻是……媽媽和蛇的孩子，一點都沒有李炎博士的基因。』惇元終於轉過身來，一臉淒楚，蒼涼地笑著，『現在，妳知道我為甚麼會隱居在青城後山了吧？』

白惇元看來和平時無異：白到要透明的肌膚、淡色得稀奇的眸子和髮絲、修長的四

肢、瘦削的身形，還有似乎不符身形的寬闊肩膀。種種不尋常的特徵讓慈竹一直對他掛懷；然而，經過昨晚那事兒，現在它們不只讓慈竹膽戰心驚，同時也勾起她不明所以的哀憐。

惆悵自惇元迷幻的丹鳳眼裡汨汨而出，點燃慈竹的無奈和不捨，儘管一切有多不合理。那是一面鏡子，帶她看見人間的孤寂、哀痛，還有無力。多麼熟悉，多麼使人肝腸寸斷，多麼令她想伸手給自己僅有的溫暖。

下山的路上，惇元以強而有力的臂膀揹著慈竹向前，因為她還是太虛弱了，經不起這荒煙蔓草的山路。

白惇元的肩膀真的好寬，身上還有股青草的香氣。慈竹癱軟在他背上，在昏黃的陽光裡細細端詳他的頸項。

『你的脖子怎麼了？』一道顯眼的腥紅橫過惇元半個白皙的頸子，醒目極了，讓慈竹忍不住問道。

『……被棍棒打到。』惇元過了半晌才回答。

『為甚麼？』

李慈竹吐出的氣息一下一下撫在惇元耳邊，像輕柔溫暖的羽毛，竟讓他在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在我昏迷期間發生甚麼事了？』慈竹又問一次。

『我不知道自己昨天為何會忽然不受控變成蛇。回到人形後，我發現妳已經暈死過去，久久不省人事。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我以蛇形潛入山裡一處藥材種植地，拿了幾株草藥回來給妳服用。』惇元感到自己的臉頰正不聽使喚地燒起來，『但途中被管理員發現，用棍子弄傷了。』

聽見耳後瞬間倒抽的氣息，惇元感到更加無地自容。

『為了我去偷草藥？你這傻瓜。但怎麼會傷這麼重？』

『我是眼鏡蛇，在感到威脅時會張開頸部，自然就被戳中那裡了。幸好朋友及時掩護，我才能活著回來。』惇元看向一旁的草叢，『妳看，他在那裏，我的好朋友。』

慈竹順著惇元的視線望去，『是翠青蛇？』草叢中，一條呆萌的小青蛇迎向他們的目光，一臉無害又羞赧。

『嗯。在山上的日子都是小青陪我的。妳也看到我的蛇身了，不是一般蛇類會想親近的類型。』惇元說罷，對小青會心一笑。

『可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了呀。你這膽大包天，上峨嵋山盜仙草的舟山眼鏡蛇。』慈竹來回瞅這一人一蛇，愈看愈不真實，卻也愈想愈安心。白惇元是半個毒蛇固然駭人，但他卻甘願為手無寸鐵之人鋌而走險，想來也是世間難有的善類吧。

落日餘暉漸褪，被晚霞染得斑斕的樹梢紛紛披上黑紗，引頸企盼玉兔躍上天際。此時連惇元白皙的頸子和臂彎都蒙上一層陰冷的灰暗。

眼前的男人很危險，是冷血動物，但此刻很溫暖。

『欸，作為嚇暈我的懲罰，』慈竹伸長脖子，傾靠在男子的耳際，呼出悄悄話，『你要一直一直揹著我，送我回家。』

『不准你反抗喔，白蛇公子。』

伍、

李慈竹又被點名了。

『同學，不要每次上課都挑後面位子睡覺。來，請問一下……』

起初，房蘊旂會因這景象啼笑皆非；但日復一日上演相同的戲碼，她不得不開始擔心了。

『慈竹，』下課鐘響，蘊旂快步追上慈竹，『妳還好嗎？自從上次送醉酒高中生回家後就經常心不在焉。他有沒有對妳做出逾矩的事？』

『完全沒有。而且隔天我不舒服他還有來照顧我。』

慈竹長吁一口氣，覺得既煩悶又無力。最近總是想著和惇元在青城後山的邂逅，想著想著就掉入夢鄉了。這麼稀奇又驚人的緣分怎能輕易釋懷呢？

『慈竹，』蘊旂在人潮中駐足，躊躇再三後吞吞吐吐說出，『其實我懷疑，妳會不會是被他迷惑了？我們認識到現在，妳從來都是自律、潔身自愛的人；但自從遇上那高中生後，妳變了很多，甚至和他喝酒，還相處一整天。這些事情……妳從來不和朋友做的。』

是啊，從來不做，因為我沒有朋友。說甚麼喝酒——

等等，喝酒？

酒？

驅使惇元化身白蛇的關鍵，難道是我給他的酒？

『蘊旂！謝謝妳！我好像知道了！我一定要再去找他！』慈竹大叫，脹紅著臉頰衝出教室，扔下一臉錯愕的蘊旂。

空間裡回音好大聲，但慈竹毫不在意，因為此刻她迫切想找到惇元，想和他討論引發他按耐不住化身白蛇的關鍵。

這真是大發現！是酒，肯定是酒。多虧了蘊旂一語點醒夢中人！

然而，走遍芮普每一層樓、每個房間，就是找不著惇元。

今晚十點在公園鞦韆見。慈竹洩了氣，又悠轉了一圈，還是落空。見正午將至，胃也空得不踏實，她索性在嬌嬌的書桌上留下字條便揚長而去。

天氣漸漸涼了，島嶼的夏季開始步向尾聲。蟬鳴鳥嘯仍努力延續對生命的熱情，殊不知他們早已顯得蒼涼。

「他」走進安靜的廢墟，遊走於一間間覆蓋在塵埃下的實驗室。這裡安靜到能夠聽見蝴蝶振翅的喧囂，而午後的陽光只偏愛少數幾個房間，讓這裡愈加陰森。

踱上四樓，一間隱密的實驗室裡仍留有部分實驗器材和豐厚的藏書。最角落的書桌上，「他」終於看見一件簇新的物品：一張天空藍色便條紙，上面有一串龍飛鳳舞的字跡。

「他」默誦幾次紙條上的字句，轉身覓出狹小陽春的實驗室，留下陰森森的實驗機構

廢墟繼續沉睡在枝葉扶疏的山林中。

『先休息一下，辛苦了。』討論了近一個鐘頭的唐宋文學演變史，蘊旂感到筋疲力竭，忍不住提議。

慈竹有些不悅，因為蘊旂從下午開始就死纏爛打要她今晚一起討論報告。明明離繳交期限還有整整一週呀！

八點了。如果要從這裡直接去青城公園，時間還綽綽有餘。

算了吧，再計較下去也沒意義。

『嗯。妳也辛苦了，我們今天效率很好。』慈竹鬆口氣，伸個大大的懶腰，順手接下蘊旂從廚房遞來的蘋果汁。酸甜交雜，真好入喉。

『報告完成得差不多了，剩的給我收尾吧。今天硬要妳過來實在很不好意思。要不要看部電影再回去？最近我很想看《敦克爾克》。』蘊旂睜大眼睛，歪一歪頂著蜂蜜茶色丸子頭的腦袋提出邀約。

『好啊。』慈竹打了個哈欠，爬上蘊旂蟹膏黃色的溫暖床褥。

蘊旂見狀跟著爬上床，依偎在慈竹身旁，將筆電喬好位置，找到電影。

按下播放鍵，傳單漫天飛舞，年輕的英國軍人在小巷裡艱難地喝水，不料卻在頃刻間烽火連天……。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海灘上的戰事在兩位妙齡女子眼前徐徐展開。

樹林中的白色舟山眼鏡蛇近兩米長，安靜地蜷縮成一團，透過槎桎間的縫隙窺視幾米外，青城公園裡的鞦韆。牠血紅的眼珠似寶石，銀白的鱗片若珍珠，在黑暗中猶如一座價值連城的珍寶，使人欽羨，也引人犯罪。

今晚的青城公園應是一貫的杳無人煙，因為毒蛇風波還在延燒。那麼，那個正在走進公園的人影應該是李慈竹吧？惇元在夜間的視力不太好，因此在心中躊躇了一陣才悄悄化為人形，穿上放在灌木下的衣服，安靜無聲朝鞦韆旁的人影走去。

嘶——嘶嘶——嘶——

『沒事的，只可能是李慈竹；而且她是我的朋友，就像你，小青。』惇元轉頭對纏繞在樹上的翠青蛇以氣音說道。翠青蛇有些犯睏，也懶得和他爭辯了。

『李慈竹！』惇元走近人影，愉快地打招呼。

『你就是那高中生？你到底對慈竹做了甚麼？』

然而，近在眼前，轉過身來的，不是有一頭烏黑秀髮、晶亮桃花眼的慈竹，而是紮著蜂蜜茶色丸子頭、眼角上挑、敵意濃厚的陌生女子。

『啊……不好意思，我認錯人了。』惇元一陣羞赧，趕忙解釋完便急著離開。

『站住。』陌生女子尖細的嗓音從身後蠻橫地抓住他。惇元停下步伐，回過頭來，渾身不自在。

惇元慘白的肌膚和面容讓房蘊旂燃起一股無名的厭惡和噁心，尤其是那對淡得幾近無色的眸子更讓人背脊發涼。但是她告訴自己現在必定要堅強，她無路可退。『你，對李慈竹搞了些小花招，對吧？遇見你以後她的靈魂像被抽走似的，成天魂不守舍，無精打采。』

面對陌生人的怒氣，惇元感到無所適從，更不知該如何應答。

她是李慈竹的朋友嗎？慈竹狀況不好嗎？是生病了嗎？

惇元感受到身後的樹林裡，小青抬起身軀，渾身警戒。

『抱歉，我不知道妳在說甚麼。』說罷，惇元再度轉身，快步跑離現場。

砰！

惇元重重跌倒在地，原來是身後有個不知何時出現的人用長棍絆倒他。『還以為你早就死了，』那人說道，『蛇妖。』

『前陣子在藥材地看見白蛇，我還懷疑是不是從前迷惑了仲陽博士的妖精，但又認為牠早被我殺死了；可現在，看見你這非人非獸的妖孽模樣，我肯定你就是十二年前那隻怪物！這次，我會徹底把你殺死，不讓你再有機會蠱惑世人！』

手持棍棒的男人正面對著惇元，惇元終於看清楚對方，以及手中時有的武器——他是藥材種植地的管理員，上次在溫室重擊惇元頸部的人！而他手中緊握著的是一支釘耙，看來又大又銳利。惇元沒有把握這次被擊中還能活命。

『你說十二年前是甚麼意思？為甚麼要提到媽媽？』惇元回嘴，一面感受小青在後方樹林給他指揮逃跑的路線。

『媽媽？你這滿口妖言的怪物！白仲陽博士是何等冰雪聰明的人，卻偏偏被你迷惑，在你被我打落山崖後一蹶不振，還棄芮普於不顧，自己前往愛丁堡！我們芮普曾是學界多麼耀眼的存在。就因為你，因為你這妖孽，讓我們走向毀滅！今天，是你第三次出現在我面前，也會是最後一次。』

『爸爸，別跟他囉嗦，反正這妖孽馬上就要歸西。』茶色頭髮的女生尖著嗓子對手持釘耙的男人叫道。

『是啊，蘊旂，妳說得對。這不過是在浪費口舌。』男人對地上啐了一口，壯碩的雙手握緊巨大的釘耙，高高舉起，眼看就要劈向呆坐在地的白惇元。

妖孽？我是媽媽煞費苦心做出來的孩子，她是那麼愛我。為何這對父女一口咬定我是大逆不道的怪物？我明明做不了任何選擇，也和小青隱居在深山了，為甚麼還要說我在迷惑世人……為甚麼，我明明沒有錯……

嘶——嘶嘶——嘶——嘶！

『啊，你這該死的，滾開！』

『小青！』

惇元回過神，看見小青蛇緊緊纏在釘耙上，伸長前半身作勢要咬張牙舞爪的男人。男人使勁揮動釘耙要甩掉，但平時看來溫和無害的小青此時卻面目猙獰，三番兩次撲向男人的臉。

『小青！快點下來，釘耙很危——』

惇元著急了，一面手忙腳亂從地上爬起，一面勸退小青，但話還沒說完就目睹他無法接受的恐怖畫面。

小青被男人一把捏住——『嘖，不過是條沒毒的翠青蛇，還以為是青竹絲。』——狠狠砸向旁邊的碎酒瓶堆。

小青滾了幾下，重重落地，一動也不動。

一分一秒過去，惇元感受不到小青蛇的氣息。

男人撲哧一笑，再次舉起大釘耙，向白惇元走來。

這一生從未感受過的憤怒霎時吞噬惇元。他失去五感，只被全身灼熱難耐的怒火驅使著無意義的怒吼，要他衝向前咬下這淌滿罪惡的男人柔軟的脖頸，管他手上的是釘耙還是蝴蝶刀。

血的腥鹹頓時讓惇元興奮、感到無法自拔。他感受到自己一點一滴在變形，變回他此生最熟悉的型態：渾身潔白的巨大舟山眼鏡蛇。是啊，他是劇毒之蛇，這普天之下有甚麼好怕的？

失去摯友小青的椎心之痛帶領惇元口中冰冷的毒牙在男人的頸脖徐徐注入毒液。惇元不停啜泣，這是惇元失去媽媽後第一次流淚，第一次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為何被砸入玻璃渣中的不是自己？

惇元使勁咬合，毒牙深深鑽入男人的皮膚，直到耗盡體內最後一滴毒液。

男人早已沒了掙扎。惇元終於鬆開口，男人應聲倒下，以不自然的姿勢癱軟在地。

白蛇變回人，不願知道自己做了甚麼。放下鬆軟無力的雙臂，他輕輕撇頭，看見蜂蜜茶色頭髮的女孩早已昏厥在一旁，估計是被嚇到暈死過去了。再往一旁看去，視覺渙散間，好像又有一個人影在幾步之外瞅著他。

那個人影嬌小、模糊，彷彿一陣清風徐來就會煙消雲散。

『李慈竹，這次終於是你了吧？』白惇元雙腳一軟，跪下。艱難地，笑著，小聲對朦朧的黑影發問。

黑影踉踉蹌蹌，繞過房蘊旂橫臥的身軀，來到惇元身邊。

『惇元……白惇元……你做了甚麼……？』慈竹雙膝跪下在惇元面前，展開雙臂緊抱住顫抖不已的男孩。他是如此孤立無援，如此不知所措，如此渴望人間一丁點的溫暖。神啊，祢為甚麼這般殘忍無情呢？

蒼白的雙臂環過女孩小小的腰隻，像老虎鉗緊匝著她不放。『怎麼……現在才來……』

『對不起，我被房蘊旂給的飲料下藥迷昏了。我一醒來立刻趕到這裡，看見你衝向那個人、變成白蛇，那個人漸漸無力……』

一下一下輕撫惇元淡色的髮絲，感受他身上傳來的冰涼，聆聽他隱隱的啜泣。慈竹默禱著此刻可以延伸到永恆。世界可以扭曲，可以不公不義，可以不要有真理，只要懷中的男孩可以再與自己相擁，得到自己滿溢的愛和溫暖。

『惇元，你聽我說，』慈竹鬆開緊抱的雙臂，一雙柔荑緊握住惇元瘦骨嶙峋的巨掌，一對眼珠急切地盯著他的，『你殺人了，以巨大舟山眼鏡蛇的型態。青城公園近期頻傳毒蛇咬人事件，警方這次不可能再忽視，山區大規模的捕蛇行動恐怕也勢在必行；現在，房蘊旂知道了你人類的樣貌，之後可能會讓警方通緝你。所以，現在你以蛇型入山避風頭一天是最恰當的作法。等會兒我要報警，說撞見被毒蛇攻擊的屍體。明晚午夜，在芮普的地下儲物間裡等我，我會告訴你接著該怎麼做。』慈竹顫抖雙唇，盡力不帶感情吐出話語。因為若是有心，她恐怕會哭得比眼前這位悲愴的男孩更加痛苦。

他的世界已經崩毀。這次，我要為他扛起半邊天空。

半夜三更的涼風吻過惇元放大的雙眸、慈竹緊鎖的眉頭，前往孤星閃耀的夜空。蛙噪已成絕響，蟬已緘默不語。這個夏季的尾聲，青城公園註定要在一片風聲鶴唳中拉上帷幕。

陸、

今年的聖誕節格外寒冷。台中往年不會有明顯的冬季氛圍，但上天興許是要懲罰人們今夏的猖狂，特意讓冷氣團紛至沓來，凍得人們雙耳緋紅，十指僵硬。然而他們的熱情並未因此削減，人行道上處處播送熱鬧歡騰的聖誕曲，鑽進人們的耳朵，普天同慶救世主的誕生。

李慈竹的世界被耳機裡的大提琴樂音淹沒。她不願再有任何情緒鑽進腦海。她要等待，等待時間過去，等待與那人重逢之時到來。

回想兩個多月前，與惇元在芮普的道別，慈竹已經不再感到痛心和不可追述，而是對未來寄予殷切企盼。

地下儲物間攢滿十餘年來的灰塵，使人不得不放輕腳步，小心動作。

『惇元。』

蒼白瘦削的少年抬起幽靈般的面龐，走出層層堆疊的紙箱堡壘，進入慈竹的視野。

『惇元！』慈竹放下手電筒，奔向他，緊緊擁抱住。

『山下怎麼樣了？』惇元回抱住她，憂心忡忡地問道。

『警方和學者很震驚，』慈竹將臉抵在惇元上下起伏的胸膛，他的心跳大力又快得異常，『死者身上的咬痕和毒液量遠超乎一般蛇類的數據。他們懷疑這座山上有變異的超強眼鏡蛇，之後可能會上山搜查或劃定保護區。那時候，芮普的存在應該也會曝光。至於房蘊旂，昏迷到了今天早上才甦醒。她似乎，』慈竹嚥下一口唾沫，用力閉起雙眼，『不記得所有事了。包含關於你的一切。』

『謝謝妳，李慈竹。』惇元鬆開雙臂，向後退開一步，用修長的指尖捏住慈竹戰慄不已的雙手。『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屍體的狀態太過離奇，山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惇元，可以詳細告訴我昨晚發生的事嗎？為甚麼你們會相見？蘊旂的爸爸為甚麼要攻擊你？』

『那個男人現在是山區裡藥材種植地的管理員。先前我就是去他的溫室偷採藥草，而用棍棒弄傷我的也正是他。但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以蛇型和他相見。第一次，是在十二年前。』

『我在五歲以前，都是以人型和媽媽一起生活。某天——我還記得陽光很暖和，媽媽說傍晚要帶我去濕地看夕陽——媽媽帶我一起去芮普上班，因為她認為我能夠穩定以小男孩的樣貌示人。後來，我們在芮普的後院玩耍，但我急著奔跑，不小心跌了跤，忍不住化身為蛇。即便馬上退回人形，還是被窺見了。有個研究員一面大喊妖孽，一面抄起花圃旁的用具跑來狠狠攻擊我。一下、一下，打到我再次變回白蛇，打到我不知怎地滾下花圃後的山壁。當我從昏迷中甦醒時，發現自己在岩穴，身邊是一隻年幼的翠青蛇在護著我，不

讓我被猛禽野獸叨走。後來多虧小青的照料，身體很快就康復了。但當我回到人類世界，得到的消息卻是白仲陽博士終於接受挖角，斷了在這裡的一切，遠走他鄉。我猜想，媽媽可能以為我往生了，才會決定割捨一切恩怨情仇，開啟新的人生。從那之後，我和小青相互照應，在青城後山裡安靜度日，與世隔絕。那樣的生活一直持續著，直到我遇見妳。』

聽完惇元的自白，慈竹感到靈魂被殘暴地撕成碎片，五臟六腑疼痛地翻攪。眼前冰冷消瘦的男孩是如何在漫山荊棘中努力存活？命運既然創造他，又為何不善待他？自負的人們又憑甚麼傷害自認為邪惡的物種？當善與惡全憑一方斷定，世界又有何道理可言？

『昨天聽到那男人對我的辱罵和挑釁，我才發現這相隔十二年的事件關聯。慈竹，對不起，把妳捲入挑戰倫理、大自然運作規則的事件裡。』

慈竹握緊惇元的雙手，凝望他淡灰、靈靈有神的丹鳳眼，一顆心酸溜溜的，像被一隻無形的手輕輕捏過，『我一點都不害怕，也不討厭這些。惇元，跟我走吧，山上恐怕不再安全了。我們一起在人類社會裡好好活下去，好好活出幸福的人生，好不好？人類的形象對現在的你而言才是最安全的。』

『不，』惇元抽出被慈竹緊握住的，一雙纖細、潔白得幾近透明的雙手，『我的嘴巴已浸染鮮血。現在的我背負了一個靈魂的重量、一位少女對失去父親的悲痛，以及小青為了我奮不顧身的恩情。現在，我有罪，不該寄生於眼前的幸福。』惇元撫過慈竹凌亂的瀏海，輕輕整理她的髮絲。

相處至今，妳的雙瞳依舊是這般晶亮如繁星，盈盈若秋水。只可惜，我再沒有福氣欣賞、守護它們了。

『我要繼續在山林裡生活，或許依舊是青城後山，或許是某處的野地。即便我因此遭遇不測，那也終歸是宿命，是我該為抹煞生命償還的代價。對不起，慈竹，我必須拒絕妳的提議。別哭了，別哭了……。讓我在離開前記住妳幸福愉悅的表情，好嗎？自從在芮普第一次相見，我就深深著迷於妳的笑靨，它總是能撫平我的不安和懼怕。』

『白惇元……你這王八蛋！』慈竹用力捶打惇元堅硬的肩膀，哭得斷腸，『五年，就給你五年！五年後，我們一定要再相遇，不管是在芮普、青城公園、我的住處，還是我的學校。只要五年後它們還在，你就得在那裏等我。我們一定要再相見！』

『好的，我答應妳。五年後一定會再與妳相遇。』

黑暗中，惇元傾身向前，輕輕在慈竹額上印下一吻。她停止抽泣，換上微笑贈予下一刻化身白蛇，在須臾間消失無蹤的男子。

新年快到了呀，好熱鬧。漫無目的遊蕩過一條又一條大街，慈竹走著走著，竟來到了被圍上重重封鎖線，宛若廢墟的青城公園。此刻它已是徹底的空城，不再有童叟的歡聲笑語，也不再有淒美的故事延續。

市政府曾昭告天下，要組織專業搜查隊入公園後山，殲滅傳聞中的毒蛇。然而，近三個月過去了卻一點動作都沒有。也許要等到轄區裡再出駭人聽聞的事故，政府和民間單位才會憶起曾發生在這裡的人間悲劇吧。

如果他們強行進入，發現曾是爬蟲研究機構的芮普，孀孀可能會被告知而回國吧？如果孀孀能再出現，興許能與惇元重逢，填補他心裡最空虛的一塊。

但保持現在這樣也好，至少惇元的棲地不會有大批人類恣意妄為。他可以好好生活在他最得心應手的地域，讓時間慢慢了卻心魔和罪惡的因果。

慈竹在心裡想著，感到一陣釋然。順著耳機遞送的樂音哼著小調，緩緩踱離青城公園，融入熱鬧滾滾的人群，浸淫在年末的鑼鼓喧天。

島嶼的冬日異常嚴寒，卻凍不住它所滋養的子民那欣欣向榮的生命力。朔風凜凜而至，吹落殘花敗葉，颳起一座城市的歡樂、相思，還有無窮無盡的期盼。

